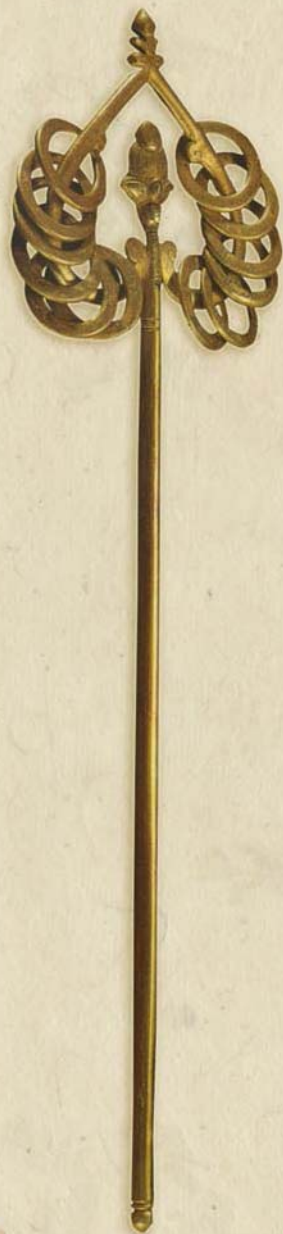


1978



智慧辯才不思議，
現大神通救地獄；
幽冥眾生得光明，
願力無邊難窮計。

——宣公上人作



吉隆坡之行

— 地藏法會

1978

九月五日

關丹—吉隆坡

南無大願地藏王，
為救衆生日夜忙；
萬佛城裏弘教化，
法界含藏早還鄉。

——宣公上人作



早上與關丹的佛友暫別，數十人浩浩蕩蕩地回到吉隆 (Kuala Lumpur) 坡去。

明天將會舉行盛大的全國性「地藏法會」，今天廟上熱鬧異常，大家趕著準備，忙個不停。

晚上，上人開示——

這個訪問團在馬來西亞遊了整整一圈，目前是「次第食已，還至本處」。回顧這段旅程，自己沒有什麼貢獻，覺得慚愧，但畢竟也流了很多汗，到目前為止，體重已減輕十多磅。

這次受到天龍八部的擁戴，全程非常順利，沒有意外或魔障。雖然也遇到了魔，但他們卻頗為和善，終被我們感化過來，變成朋友。

來到此地，人情很熟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罵我。



到我走後就不知道了，罵我的人是我的善知識，他們說我不圓滿，是希望我更圓滿一點。還有一些人譏諷我，是怕自己沒有飯吃。如果人能譏諷我而得到飯吃，這便是我間接的布施，何樂而不為？所謂愈罵愈好，為什麼要被境界轉？有人讚歎便高興，有人

咒罵便懊喪，是什麼道理？真是莫名其妙「妙」！

明天要舉行法會，凡是法會，要依照次序，有條不紊，誠心禮佛誦經，自然有道交感應。不要沉溺迷信，如數百人搶著燒香，那就太沒有意思了。

上香最重要是點上心香，上通天、下及地，做佛教徒要保存正知正見。在吉隆坡，目前已有幾位年青的法師，披上袈裟，為所有的出家人作榜樣。這是可喜的行爲，既然出了家，就要如法修行，像個出家人的模樣。

晚上，數十蓮友仍舊勤奮不倦地打掃收拾，鶴鳴寺燈火輝煌，直至凌晨才靜下來。



九月六日 吉隆坡・ 地藏法會

今天是一全國性盛大的地藏法會，大清早信眾便如流水一般，紛紛而至。鶴鳴寺大殿裏，無數往生及延生牌位林立，油燭遍滿，燈火燦然；供桌堆滿了末香、燒香、水果、糕餅，堆積如山，五顏六色，鮮艷奪目。

廣餘法師親自從檳城坐飛機來主持儀式，他老人家在此次訪問途中，傾力支援擁護法會，熱忱誠懇的精神，令人萬分欽佩。

九點，八百多信眾齊集，法會正式開始。先由上人用楊枝淨水，遍灑道場，結清淨界，然後便誦念《地藏經》上卷。近千人的虔誠聲浪，震盪壇場。跟著，在牌

左上圖：吉隆坡鶴鳴寺全國性地藏法會，信眾誦念《地藏經》；檳城妙香林寺廣餘法師主持儀式。

右下圖：地藏法會放蒙山儀式。

位前迴向與一切孤魂有情。供齋時已十二點多，飯後小息至二時半，繼續誦經念佛，一眨眼已到晚上七時。廟裡仍是萬頭鑽動，熙來攘往，熱鬧場面打破從前一切紀錄。

傍晚放蒙山，繼而近千人宛如遊龍地繞著庭院念佛。最後便焚燒牌位，在烘烘火光下，信眾一個多月來的心血功德，盡迴向一切先靈孤魂有情，願同生西方。

美國來的團員，覺得此是揉合

信仰、家庭傳統、民間風俗的儀式。八萬四千法門，莫不——對治眾生根性。最要緊還是在法會中保存正知正見，有條不紊，才有感應。

本來今晚沒有計劃請上人開示，但經信眾熱心請求，他仍然說了幾句話。先由在座的大德高僧及諸善知識開示：廣餘法師、文建法師、厚結尼師，還有黃逢保伉儷、黃良琴、謝其華、溫以敬、陳福發居士等說話。此外還由各州代表，從馬六甲、芙蓉、

登嘉樓、關丹等地而至的佛友與大家結緣。馬六甲念佛團團長陳瑞治情緒激昂，熱淚直流，請陳福發居士一曲高歌她所作的「婆婆的救星」，博得眾人如雷掌聲。





上人的開示很簡單——

吃飯時要吃得飽，聽法時也要聽得飽。剛才諸位善知識演說甚深微妙法，而宣化卻不知從何說起。我的話如白水煮白菜，不加油鹽，淡而無味，但可以解渴。聽了法後，貪瞋癡也會減少一點。所謂「心安茅屋穩，性定菜根香」，學佛的人最大的毛病是喜新好異，以為遠來的和尚會念經。這沒有一定，這個訪問團來馬，很多人抱著好奇心來聽聽：外國的弘法團是什麼味道呢？有沒有料呢？所謂聞名不如見面。很多人見了這個法師之後，見他還似個人形，沒有什麼特別的模樣。唯一我與一般人不同之處，就是沒有你們這麼多煩惱。

譬如，有人叫我老魔王，我就是老魔王。這個名稱也有一段故事：我從大陸來到香港，一向不大與佛教

界來往，就算收了些皈依弟子，也不願意與他們談得太多。有一個皈依徒弟常常來找我聊天，於是我便介紹他認識從大陸來的一位老法師。他們倆會晤多了，便無所不談。有次我這個皈依徒弟向某老法師說：「我的師父，到現在我還不瞭解他。有時我患了病，睡覺便夢見他，次日起來就痊癒。有時光天白日又見他從我的門走進來，轉眼間又不見人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？」

此時老法師喊道：「啊喲，這要不得，他一定是老魔王。末法時代是不許人有神通的，比丘有神通者必是魔王無疑！」

這回我的皈依弟子著了急，趕快跑來問我：「師父師父，有人說你是老魔王，怎麼辦？」

我笑起來：「那我就是老魔王

1978

囉！」這下子把我皈依弟子也弄糊塗了。

也有人說我是香港五大怪之一，其他四怪是誰，我卻不知道。大概我不會攀緣，不拉攏護法，與旁人不同，因此堪稱「怪物」。這也是出了名，對不對？無論好名、壞名，都沒有關係，爲什麼要在這上面用功夫？

末法時代，世上沒有真，只有假的，你若行真一點，別人見了便不順眼；你若跟他同流合污，他卻高興，讚歎你與他「同事」——這不是菩薩四攝法之一嗎？至於四攝法，可以略爲討論一下：

（一）布施——布施不是叫人布施給自己，而是自己布施與人。財施就有外財內財：外財是國城妻子。例如我現在把萬佛城布施給全世界的

佛教徒；不僅是我弟子，我沒有弟子，他們都是三寶的弟子。我在馬來西亞收了幾千個皈依徒弟，著實一個也沒有收。你們不應執著誰是你的師父，應該把所有大德高僧統統視爲師父。

萬佛城面積宏大，我個人每天只吃一餐，睡不過八呎地方，不送出來留著它幹什麼？我也不能單獨交給美國或中國人管理，所以讓出來與全世界的佛教徒分享。

至於妻子，這是一般人最難捨的。一個居士真正要修菩薩道，應能把妻子都布施出來。你們做太太的不用生氣，你不想丈夫把你布施，自己可以先出家！

最後，連子女也要捨得布施，才是充分的優婆塞、優婆夷。做得到

嗎？如果辦不到，那還未明白真理呢。

內財是頭目腦髓，這是身體的內分。如果連外財也不能布施，更談不上內財了。釋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時，凡是眾生向他要求什麼他都能捨。盡虛空、遍法界，每粒微塵裡沒有一個地方不是三世諸佛捨身之地。而且捨後還不後悔哩！

（二）愛語——就是用溫柔的語氣，如哄小孩子似的，來調伏感化頑強的眾生，例如佛陀空拳度子的法門。愛語絕非諂媚或拍人馬屁，它唯一的目的是引導眾生反迷歸覺。

（三）利行——即是做利益他人的事，不存自私自利心。

（四）同事——若要度人，先要跟那一類眾生現出差不多的樣子，與他們做了朋友，博取他們信心，然

後以身作則來化度他們。

還有，做佛教徒就是要「忍人所不能忍，讓人所不能讓，行人所不能行」，連一根頭髮的虛偽也不要。為什麼有些人修了很久還沒有成功？就是因為善惡夾雜。「善欲人知，不是真善；惡恐人知，便是大惡。」佛教徒不能半真半假，要忘了自己，連自己身體也不存，何況名利？

最後，希望你們都來萬佛城，共同修行。我們在那邊不怕苦，大家願意同甘共苦：有飯吃飯，有粥吃粥，否則涼水過堂，心靈上仍然是快樂的。」（台下熱烈鼓掌，法喜充滿。）

今天是駐吉隆坡最後一天，明日便前往新加坡 (Singapore)。下午，歡

1978

九月七日 吉隆坡

迎籌委會與中美佛教總會訪問團，連同各州齊集的法師和代表，舉行一個關門座談會議，討論這次全國訪問的得失，及發展世界佛教的計劃。

佛教總會主席金明法師、籌委會顧問廣餘法師、芙蓉妙應寺寂晃法師、吉隆坡錫蘭寺達摩難陀法師；以及黃逢保、王振教，及數十位居士均在座。

上人首先致詞：「這次本國訪問馬來西亞，一舉一動都是雜亂無章，但全程四十二天，總算把《四十二章經》念完。我們的方針是取長補短，向諸位學習，也希望在美國切實發展

萬佛城，使它成爲世界佛教基地。美國是世界的領袖，佛教若在那兒紮下基礎，有良好的成績，其他國家也會效法附和。

南北乘也應該團結起來，不能再互立旗幟，耳目成仇，否則佛教一定被時代淘汰，佛弟子也會受外界譏諷。」

達摩難陀法師很同意上人的主張，他認爲若把佛教「兩派」的觀念忘了，便自然地團結起來。在這個訪問團未到馬來西亞之前，他曾聽過對我們不利的謠言。但從他本人觀察各團員的一言一行，發覺那些謠言不能存在，因此最初的印象，完全消滅了。

金明法師提出互相比較的需要。例如，在馬西亞的佛教，長處在那

兒？短處在那兒？我們應該擴充其長，彌補其短。

寂晃法師以為，若要佛教重新振作，首先要組織團結機構，建立佛教中心；其次廣泛推行佛教教育，培植新血輪。目前佛教裡人材缺乏得可憐，連任教小學、中學，不用談大學的人員也寥寥無幾。缺乏健全的教育傳播系統，是佛教處處不能大展鴻圖的原因。

寂晃法師提倡設立國際性的佛教團體，以便聯繫各國、各州、各省，保持密切往來，慢慢抵消佛門弟子各自為政，各爭名利的弊病。第二個步驟，更要積極從事教育，灌輸正知正見，培養青年俊秀，以完成續佛慧燈的使命。

其他居士都踴躍發表意見，但對於以上兩點，一律贊同，決定齊心

合力發展萬佛城及法界大學，不限國籍，不分彼此，唯一目標是為世界佛教的發揚光大而努力。

接著大家再徵求上人的意見，他說：「在馬來西亞每到一個寺廟，都看見設備圓滿，能容納數千人的講堂。這是我們應該倣效的。此外，我們應該更深一步研究佛教裏繼承的問題。在家居士無論多麼虔誠或者多麼精明能幹，也不能代替三寶。佛門一定要培植有雄才大略、器宇不凡的出家人，用其慈悲願力，來挽救狂瀾之將倒。

我是一個拆廟的人，我的口號是『造人不造廟』。我們把小廟拆了，一起搬到大道場去修行，把精神放在教育上，培養新血輪，革新佛教內敗壞的風氣。僧人應該與時代配合，在教務方面勝任愉快，才受到世人的尊

1978

敬，啓發他人對佛法的信心。」

座談會因爲時間限制而結束，所得的總結論，還是要大家團結合作，大公無私地重振佛教慧命。雖然是短短幾個鐘頭的檢討，對我們卻裨益不少。

傍晚應信眾要求，又舉行一個皈依儀式，有一千多人皈依。之後上人便傳授開智慧法門及〈大悲陀羅尼四十二手眼〉密法。

今晚是歡送會；一瞥台下濟濟一堂的信眾，彷彿昨天才與他們會面，明天又要來一個小別。時間過得太快了，四十二天不知不覺中溜走。而這些面孔已變得很熟，恍如自己的家眷親友，一旦分離，真令人感慨萬千！

法筵開始，先由金明法師，廣

餘法師致詞，然後上人簡短地說了一席話：「這個訪問團一行十人，來到溫暖的國家，幸會諸多有爲的法師及信友，異常高興。我們此舉是拋磚引玉，明年萬佛城舉行盛大開光典禮，希望諸位可來參加。同時，也會舉辦一個國際佛教大會，重新檢討出家的憲法，並選舉佛教的教主，把佛教有系統地重新組織起來。大家若有能力的，請前來隨喜功德。我相信明年萬佛城的萬佛駕臨，必定驚天動地，大放光明，普照寰宇。」此時台下歡聲洋溢，眾人心理皆充滿喜悅。

已經十點多了，但信眾仍舊依依不捨，一直歡聚到午夜十二點多了，廟上方靜下來。

飛機預定早上九時起飛，大群信眾前來機場送別。在眾人懇切的關懷

